

幻想系列



再狠毒的诅咒也斩不断的情缘……

痴心咒

台 叶 雅 湾

幻想经典系列

痴心咒

台湾 叶雅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虹

封面设计：黄玲

幻想系列

痴心咒

作者：叶雅（台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8千字6印张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4-03183-O/A·542

定价：9.80元

楔子

西藏边境的神秘古国，巨川大壑，乱石崩云。

苍鹰在天际，呼啸一声追一程，盯住了漠漠野地上两条微小的影子——他牵着她惊惶遁逃，快呀，他内心狂催着，他必须把她送走。

然而，他可以感受到那四面八方而来的追兵，那凛烈烈逼在耳根下的杀机——一切是在劫难逃，他何尝不知道？不该动一心，不该落入爱情，种下这因缘结果，但是就算大祸已经临头，他依旧把这少女牢牢牵在手里，在这最后的关键，他要她走。

阴风惨惨的孔雀石滩，他突然把她拥住，滚汤的泪，灼热的双唇都贴在她冰凉的脸上。是这少女让他尝到爱恨别离与挣扎，欢乐与痛苦，是她让他成为一个男子，他永远不会忘了她……

她谷翻身抓住他宽大的袖子，在风里面喊：“你也走——跟我回中国！”

他只能沉痛地摇头，摇头，摇头……诸事天定，即便是他也无力可回天。上百名红衣喇嘛流火一般，赫然追到了孔雀石滩，马身上的腥热薰得他昏眩而踉跄。

刀子手盾马过来的那一霎，他张臂护住她，他现在有的仅仅是肉身的力量，那力量太薄弱了，他欲仍然硬生生

为她挺受了十二刀的劈斩。

他可以不死。

然而，在这最后的关头，他仍求保全她——他仍求保全她——她犯的是死罪，他们不会饶她。他把她用力推向石滩，喊了声，“去！”然后回头面对众人，自甘了断。

他悠悠合上眼睛，衣上的刀痕突地一条条加深，刻入血肉，鲜血像泉水一样，从他的伤口激溅出来，把他身上的红衣染透了，宛如泛黑的紫莲花……

他听见她骇然尖叫，他听见喇嘛的悲号，他听见那声声晟愤仇恨的诅咒：

“天地有灵，天龙鬼神都要罚她——罚她堕入无穷无尽的绝地，罚她永不得超脱……”

在涉死的昏迷之前，他听见她的尖叫从骇然变为极剧的痛甘，他感受到她的躯体起了撕裂般的剧变——不，不，他们不能这么做，他们不能这么对待她，他们不能把她从女人变成男人！

孔雀石滩，天摇地动，两岸石林轰然崩落。

一架银白小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驾驶感觉非常头痛——他载了一群中学女生在机上，结果他的机舱变得比庄头上的养鹅场还要吵！一路上她们看见冰川，看见雪峰，甚至看见一团白花花的云，都要惊闹大半天。她果飞机失事掉下去，他人还没摔死，绝对先被她们集体的尖叫吵死。

他是今天上午在加德满都招揽到这批女学生的，据说是从中国著名的私校来此毕业旅行，一律十七八岁的女孩

子，一个比一个活泼，一个比一个兴奋。

可惜抱歉得很，他活泼不起来，他头在痛，这有可能是他一早就灌了一整瓶老酒的缘故。他喝酒丈母娘要骂他，不喝酒他就没精神开观光飞机赚钱回去养她女儿！随她选一样好啦。

小飞机飞入巨大迫人的石林，每一座石峰都像山那么高耸，峰顶白雪皑皑，像修女戴上白色的头巾。坐靠窗位置的董曼儿把她的好朋友拉过来。

“看，蓝蓝！前面这个石峰好壮观，好像……好像一双怪兽。”

他们朝怪直冲过去。曼儿噤嘴：“我们撞山了！”

小飞机像箭一样，射向峰头，机身突然整个倾斜，在最后一瞬间闪了开来，飞过怪兽的耳朵。整架飞机还在抖抖索索，机上的女孩还在呼天抢地，尼泊尔驾驶觉得他的脑袋下一秒钟就要像一颗过熟的番茄一样裂开。

这就是做驾驶的悲哀，你不能开罚单给你的乘客，叫他们闭嘴。他回过头操方言对她们叫骂：

“等飞机往下掉时，她们再喊救命行不行？”

董曼儿用双手择住心窝儿，觉得胸口紧迫好难过呀！但是她的朋友蓝蓝比她更惊恐。曼儿忍住自己的不适，伸手握住蓝蓝的手，安慰她道：

“没事了，没事了，蓝蓝，不要怕。”

忽然她们都觉得机身震汤起来，那绝不是轻微和震汤，而像有人捏住了机尾，像捏住一部玩具飞机在甩动一样。董曼儿再也抓不住蓝蓝的手，整个身子撞到机舱玻璃

上——她看到的窗外的景象，比她感受到的飞机的震荡要可怕！

前一刻还是蓝宝石的天空，白玉般的大地，竟浑然成了一片恐怖的血红；血红的去，血红的雾，风捲去涌，形成漩涡，张开大口要把他们吸过去，吞吃掉。

董曼儿听见她的同学在尖叫嚎哭，大胡子驾驶在咆哮。飞机旋转跌荡往下掉——她不知道他有多震惊，他老是开口闭口咒飞机往下掉，可是老天应该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

曼儿感到天旋地转，她想找蓝蓝，欲连自己也稳不住。她被抛回座椅，胸口那种痛苦又发作了，喘不了气，喘不了气——

飞机被血流般的漩涡吸进去。

爸爸！妈妈！

——曼儿尖叫着惊醒过来，趴在那儿，手心全是汗，唇上，额上，背心也全是汗，手脚软软的，一直在颤抖。

她又作噩梦了。

曼儿轻轻的呻吟，轻轻的喘息。自从在尼泊尔搭小飞机险些出事之后，她三天两头就作坠机的噩梦，每次都吓得胆颤心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件可怕的意外给忘掉，然而据说她有些同学的后遗症还更严重。

她长长的、簌簌的做了个深呼吸，在床上挪了挪，忽然有一种湿凉的感觉，伸手一摸……她发誓她摸到的是露湿的青草！

曼儿吓了一跳，睁开眼睛，四周是幽黑的，还有些光

影，在她头上方有株茂密的冬青树的影子，她认得是因为她家院子就有一株，透过叶梢还可以见到清丽的月光……

老天，她真的是躺在草地上！

曼儿猛坐起来，惊悸地四下张看，逐渐看清楚是个偌大幽深的草坪，四处有零落的树影，再过去一点黑压压的，但知道是一排密扎的树篱，树篱有个洞，一铤过去……就是她家了。

曼儿完全傻住了，感到莫名的骇异，她明明记得她好端端在自家安睡，怎么半夜醒来，人却躺在邻家的草地？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用了什么法术，偷偷把她搬运过来吗？还是她突然就得了梦游症！

曼儿从草地爬起来，还带着刚作了噩梦的昏沉，但是清楚的感到难堪及担心……要是在这里被发现，教她怎么向人解释呢？

她跌跌撞撞穿过草地，急于回自己家去，一道庞大的黑影忽然挡在她面前，她猛地一顿，心里只想哭……糟了，被人逮到了！

曼儿扭住一双手，抬起头来，黑影还在面前，然而那不是人的投射，是庭院深处一栋小书楼被拉长了的影子，它孤零零立在那儿，身形显得有几分孤况。

曼儿不懂她在好奇什么——小书楼长窗掩抑，可是隐约透出一缕光，淡淡的雾黄色，就好像有个人深夜独自坐在那里面。

猫因她奇而死，英文读本里这么向人告诫，曼儿绝不

想拿猫做榜样，她想回家。她想回家，她光光的一双脚在移动……不是朝树篱去，是朝小书楼去，像被牵了线，往那方向拉去。

她是乖女生，不能半夜窥视别人家的窗口，可是曼儿很难控制自己，一股力量在召唤她。她有种很强烈、很强烈的预感——那里面一定有人在。

石砌的小楼，在月色下显出一种萧条、古典的美。曼儿提着一颗心。惴惴地走近，修长的窗高高镶在灰石墙上，她略侧了身，穿过枯萎的蔷薇花严，挨在窗下。

窗太高，曼儿勾不着——她十八岁，常被误认只十六，因为个子娇小，又有一张巴掌大楚楚的小脸——她退回去，心里有点发急，左顾右盼，高兴地发现一块石头。

那石头不算太大，曼儿却搬得气都喘了。爷妈要是知道，一定责怪她这么耗力不顾身体。她扮了个鬼脸。置她石块，她踩上去，两手攀在粗糙的石窗沿上，窗里面垂帘幽比掩下来，留下一条空隙。

曼儿引头往里看，轻轻“呀”了一声。

屋里有光，但是没有人——没有她想像的，独自坐在火光上，她许读书、也许想心事的一个人。

曼儿咬住嘴唇，自己觉得难为情，被平空的想像捉弄这样一下。她退下来，可是……

为什么屋里有光呢？

她这么一想，再度站上石块，翘首往窗里瞧，这次她僵住了，叭在窗口上像胶着一样，眼睛上瞬不瞬看得发直。屋里有人！果真有人！

是在厅堂上，一张怪异的铜台，像床又不像床，他就躺在那上面，全身掩在层层蓝丝绒褥间，只露出一张脸……

火光在那张脸上跳动，造成一些奇异的阴影，微髻的头发粉披在他额前，他双眼是闭着的，底下是俊秀的鼻与下巴……

即使远远的从侧面观照，都可看出那是个极其漂亮的年轻男子，不知为什么他躺在这样诡怪的一个地方，好像睡着，又好像不是——

难道他是个死人？

屋里的火光陡然爆了一下，把曼儿吓得从石上跌下来，跌在蔷薇花严上。

她听见动物凄厉的嘶叫，在围墙外的马路，似乎狗和区猫打起架来，然后，庭院前方的宅邸亮了灯，后门“哐呀”一声开了。

曼儿的身子冷了半截，惊慌而起，奔到树篱的洞口，像双沈的命的小兔子倏忽就铤过去。

她爬过自家的草坪，三步并做二步冲进屋，回她房间。倒在床上的一刹那，曼儿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仿佛病了一场那么虚弱，也把被子抓到身上，几乎来不及合上眼睛，就沉沉睡着了。

第一章

董曼儿又回到那座小书楼，老远的就觉得不太对劲，她瞧见古老的香樟树后隐隐的红光，嗅到一股呛热的气味，曼儿简直不敢相信——

小书楼失火烧起来了！

她拔腿奔过去，整个脑子只想到躺在书楼里，那漂亮的男孩子。有人来救吗？有人来救吗？她似乎张口在大喊，然而没出现任何一丝声音，耳中只听见劈啪的那惊人的燃烧声。

火海里忽然现出一条人影，黑黝黝映着通红的火光，飘浮着一般……他伸出手，他向她伸出双手。

曼儿完全忘了要思考，一头朝他跑去。火舌在狡猾的飞腾，热气扑向她——

曼儿觉得她整张面孔都在冒火，她从枕上睁开眼，阳光刺入眸子，她连忙抬手把脸遮住。难怪会梦见火灼了脸，她根本就是睡在窗口的太阳光下！

曼儿翻过身去，望着墙，粉红底子绘着玫瑰花和长头鹿，是她的房间，可是她感到一股奇怪的惆怅，好像离家在好远的地方。

她慢慢从床上坐起来，虽然睡了一觉依旧觉得累，心里空空洞洞的。她移到几上一面印花框子的镜子前面，发

怔地看着镜中的女孩。

一张小脸，秀秀气气的眉目，带了一抹善良的，娇怯怯的神色，好像随时都会害羞地脸红起来，咬住那花苞似的小嘴巴……

曼儿咬住她的小嘴巴。她还是她，没有两样，她在自己家中，一如平日，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异常？像是历经过大事，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念头一转，又想到几个月前毕业旅行碰到的意人，认定是这个缘故，使她到现在还不时恍恍惚惚的。她还知道她几个同学她今连拉个肚子都要怪到那开飞机的大胡子头上呢！

曼儿吃吃一笑，呼一口大气出来，毅然起身，决定整顿整顿自己。不过，她下楼的时候，心头不自禁感到有些悲伤。

这栋空荡的花园洋房，华美是华美，欲谈不上什么温暖的气氛……这并不表示曼儿家庭不美满，事实上她有个幸福的家，就因为独独只有一个女儿，你母对这小宝贝儿是格外的钟爱，然而现在，爸妈却不在她身边！

这一切说来都出于突然，她父母才刚在上海市区买下房子，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临时就接到通知，奉派出国。曼儿坚持不走，原因是于不到二个月，她就要从及圣女中毕业了。她父母只得假装相信她有能力独自生活，忍心暂时抛下她，匆匆赴美履职。

曼儿应该感到很骄傲才对，她把自己照顾得她算妥当了，这当中除了不小心打碎妈妈一只黄花骨瓷碟子，其余

生活没出一点岔错。

曼儿提一铁壶，准备烧开水。她站在略嫌空旷的厨房，想到这里从未有过妈妈下厨的饭菜香，不免感到凄凉起来。面子上她显得很勇敢，其实她很胆小，而且寂寞得不得了，爸妈远在国外，她也够孤苦的了，同学毕业业，走了大半，更让她觉得惨绝人寰——蓝蓝回南方老家，王小思、唐兰她们上大学，文珊一下就嫁了人——曼儿吐吐舌头，这同窗完成终生大事的速度，此她吞一颗药丸的速度还要快！

她倚在方木餐桌上，双手把脸蛋托着，心里充满希望地盘算着，就等爸妈在国外一切打点好，回来接她，她有申请上大学的计划……

曼儿的目光在空空的厨房里溜溜地转，忽然落在窗下摆的一只朱泥花盆，整盆开满洋红花朵的天竺葵，已全告萎谢了。老天爷，她竟然忘了照顾它们！

她跑过去，心疼地轻抚那盆花，感到十分自责，她把妈妈最喜爱的天竺葵，种得变成一团干紫菜！明知没得救了，她仍然掉头拿杯子舀了水，孤注一掷似的浇进盆里。

“对不起。”她说，指尖抚过花身上。

曼儿转身把杯子搁回去，她没看见那盆花悄然起了变化，意丛枯萎的花身上，又透出一丝瑟瑟的绿意来。

听见外头大街上有小贩在叫卖馄饨，揣在怀里往外跑。一碗热乎乎爽口的馄饨汤，的确宜于做为一顿迟来的早餐。

一出大门，一股冷风扑上脸来，她在街沿上站住了，

怔忡望着香樟树后灰蓝色的邻家宅邸，霎时什么都想起来。

昨天半夜她莫名其妙跑进邻家的院子，发现一座书楼，有个奇怪的男子睡在书楼里，结果书楼失火……噢，不不，曼儿猛摇头，书楼没有失火，是她梦见书楼失火，或者……

曼儿这进修非常惶恐，仿佛一切都是虚幻。她许根本就没有那座书楼，没有那个睡着的男子，也许这只是她作的一个梦。都不是真的。

邻家的围墙异常高峻，里外都是木然的大树，庭园深沉，丛外头瞧不出一丝端倪。曼儿一迳傻立在那儿，大白磁碗抱在臂弯，卖馄饨的小贩已经走远了。

她骤然跳起来，跑回家去，一把撂下那碗，那碗滚到桌沿，逢凶化吉的停在那儿，没有落地摔得粉碎。她一口气跑到后院子，去找树篱那个洞。

洞还在那儿，她俯身就要赞，忽然深刻发现到这是公开做贼的姿势，又讪讪地缩了回来。一排树篱比她个子还要高些，她踮足了脚尖，让自己再长高五公分，视线从树梢望过去……

果然是她在做梦。

邻家的庭院没有火灾——林木的深处，那栋书楼桀桀坐落在那儿，石砌的雾灰色，即使在阳光下看来，都显得有点迷离。

那离奇、漂亮的男孩是否还在书楼里面？或者一切事实俱在，却独独这男孩的部分是做梦？

曼锋踮了太久的脚尖，小腿肚酸了，颓然回到地上。她手抓着树篱，烦恼着，觉得她什么都不明白。

这天下午，曼儿赶到对街的小公园，夹竹桃开着，九月的天候还很暖和，曼儿穿白上衣，水仙黄的吊带裤，坐在秋迁上漫不经心的吃饼干，一双眼睛尽盯着斜对的邻家宅邸，期待看到一些动静，得到一点情报。

坐着坐着，她在秋迁上睡着了。

她被一阵尖锐的煞车声惊醒，诧异地看见一部汽车疾驶过去，路面留下一团白色毛茸茸的东西……是双小狗，被车撞倒在那儿！

曼儿跑到狗身边，把它软瘫的小身子抱到公园草地，它嘴角淌血，剩没多少气息了。曼儿心中凄凄惨惨的，只觉得怜悯，不断抚着狗儿的小脑袋及小肚子，含泪喃喃道：

“小狗乖，小狗乖，没有关系……”

对面邻家失红漆大铁门，长长“嘎”一声，天了，曼儿定住，手按在狗身上，直着眼往前看。一个瘦小的干巴的老头儿送了个男人出来，佝身道：

“慢走”。

那男人穿白铁色风衣，手提一只扁平的黑皮包，曼儿直觉想到他是位医师，因为葛医师每回到家里来为她看病，她提相似的这样一只皮包，里面有听诊器和温度计。他很快上了停在墙边一部黑汽车走了，那小老头行色匆忙，回头进门，红漆大门再度封闭。

曼儿手里的小狗忽然开始蠕动，叫了一声就爬起来，

活像是起死回生，曼儿惊异地看它，拍拍它的头，小狗摇摆摆开了，曼儿却不同自主立起身来，慢慢过了街，走到邻家宅邸之前。

门上钉一副铜牌，简简单单写了“薛宅”两字，然而从这两字看不出什么苗头。曼儿自己猜测着，薛宅有医生出入，莫非那男孩是个病人，在家疗养？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不在宅邸，却被孤零零安置在书楼，空旷的一个人，像被隔离……是他身上有着传染性的疾病吗？娜 又是什么疾症？

许多问号在曼儿脑海汀当的音。他们搬来未久，对于这一带左邻右舍相当陌生，即使与她家紧邻的这户人家，也全然不知其情况。

她在薛宅门前徘徊了一会儿，唯恐自己被疑为动机不纯正，赶紧走开。回到家始终心神不宁，做什么都短少一点兴趣，一颗心盘来盘去，老是回到书楼的男孩身上，做各种的揣想。

这天晚上，曼儿苦恼地上床了。手在睡衣上，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她诧异地把它挑起来。一根蔷薇花刺。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月影子在粉红墙上慢慢移，小丑闹钟一格一格走得好僵硬……

如果她能睡着，那才好笑。水汪汪的水光终于漫到曼儿脸上，她丛被子里跳起来。老天不让一个人睡觉，那总有点意义，不过当曼儿偷偷丛自家院子，赞过树篱，到了邻家庭园时，她不太知道老天心里想的，和她的一不一样。

一看见那座书楼，曼儿马上变得很紧张，抚着怦怦跳的胸口，开始往后退，后悔自己这么卤莽。她孩子做坏事总是失败，因为事未开始，他就放弃了。

曼儿退了一半却又打住——那书楼今夜有点不同，起先她不晓得是什么不同，只下意识地朝它走去，反而忘了不该去的理由。

到了昨夜来过的那个窗口，曼儿一下明白起来，今晚的书楼黑漆漆的，见不到火光，窗廉紧紧掩住，屋里情况不明。

男孩已经不在书楼了吗？曼儿忽然有种失落感，简直不能承受。她绕着外围走不死心，另一侧的长窗亦然。她到大门，仅慎地伸手去推——

两扇橡木门，牢牢锁住。

她咬住下唇，抱着胳膊，开始感觉到夜里的寒意，身子轻轻颤起来。现在怎么办？这一间，吓觉到自己的行为太乖离，半夜入侵邻家的庭园，跑来探索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男子，因为她奇，因为想再看到他，想弄清楚他的事……哦，她要不是太幼稚，就是太疯狂！

曼儿愈想愈觉得羞愧，不能明白自己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步代一转，赶紧往回走。经过书楼后门，依然有点懊丧，随手拍了那扇门一把。

这么一拍，那门动了。

曼儿倒吸一口气，那扇门自动敞开来，这时候曼儿变得非常畏怯而恐惧，望着它，绝不能恣意跨进去。

她退步着，准备要逃走。忽然听见一个声音，模糊的